



论闻一多留美期间的文化体验

WEN YIDUO'S CULTURAL EXPERIENCES WHILE STUDYING ABROAD IN USA

尹玉珊

YIN YUSHAN

华侨崇圣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E-mail: yyssmm2005@gmail.com

Received: 28 March 2020 / Revised: 27 May 2020 / Accepted: 28 May 2020

摘要

闻一多 1922—1925 年在美国留学期间，切身体验了美国的物质主义文化和种族歧视现象，加深了对美国文化的反感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这种文化体验集中反映在他留美期间的书信、创作之中，并对他此后的文学创作与人生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闻一多，美国文化，物质主义，种族歧视，文化认同

ABSTRACT

From 1922 to 1925, Wen Yiduo's experiences of American materialism and racism resulted in his deeper disgust at American cultures and his reinforced identification with Chinese cultures. These cultural experiences not only left a profound mark on his writings during studying abroad, but also made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his later works and his whole life.

Keywords: Wen Yiduo, American cultures, materialism, racism, cultural identity

闻一多(1899-1946)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学者,代表作有白话诗集《红烛》、《死水》和古典文学研究著作《楚辞校补》、《诗经新义》等。不同于许多激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文学作家,闻一多终生保持了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认同。他青年时代的美国留学经历,不但加深了他对中美文化差异的认知,而且从反方向强化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1922—1925年间,闻一多先后留学于芝加哥美术学院(The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科罗拉多大学(Colorado College)、纽约艺术学生联合会(The Art Students League of New York)。他原计划在美国学习五年,但是仅仅读了三年就提前回国了。这是因为,留美期间他切身体验了美国的物质主义文化和种族歧视现象,对美国文化越来越反感与排斥,并且在对比中深化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这些文化体验集中反映在他留美期间的书信、创作之中。

一、物质主义

二十世纪初美国发达的物质文明,给闻一多留下了直观、深刻的印象。不过,这些观感和体验带给他很多负面的感受,让他觉得不适应,产生了排斥感。正如他的同学梁实秋所言:“一多的思乡病是异于寻常的,他是以纯粹中国诗人的气质而一旦投身于物质文明极发达的蛮荒。”[28]

虽然闻一多在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校学习多年,做好了留学的各种准备,但是他对赴美留学的兴致并不高。这一方面源于他独特的“中国诗人的气质”,因为他是“以诗人和艺术家自居的,而且他崇拜的是唯美主义”,他觉得“美国的物质文明尽管发达,那里的生活未必能适合他的要求”。他曾对梁实秋说过,“他根本不想到美国去,不过既有这么一个机会,走一趟也好”。[27]另一方面,他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对美国的物质主义文化有了初步体验,这不但引起了他的反感,也使他对于未来的留美生活更加悲观。从清华学校毕业前夕,他专门写了《美国化的清华》作为“临别的赠言”,尖锐批评清华“太美国化了”:“清华不应该美国化,因为所谓美国文化者实不值得我们领受!美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据我个人观察清华所代表的一点美国化所得来的结果是:笼统地讲,物质主义;零碎地数,经济,实验,平庸,肤浅,虚荣,浮躁,奢华——物质的昌盛,个人的发达”。他在呼唤摒弃美国物质主义文化的同时,表达了回归中国传统文化渴望:“美国化呀!够了!够了!物质文明!我怕你了,厌你了,请你离开我罢!东方文化啊!支那底国魂啊!‘盍归乎来!’让我还是做我东方的‘老憨’吧!”[5]

赴美之前闻一多虽然以清华学校为中介,对美国物质文明有了初步的感受,但是这种感受毕竟是间接的、第二手的,当他来到美国,置身于“物质文明极发达的蛮荒”的时候,所受到的冲击空前强烈。“现实的生活时时刻刻把我从诗境拉到尘境来。我看诗的时候可以认定上帝——全人类之父,无论我到何处,总与我同在。但我坐在饭馆里,坐在电车里,走在大街上的时候,新的形色,新的声音,新的臭味,总在刺激我的感觉,使之仓皇失措,突兀不安。感觉与心灵是一样地真实。”[12]闻一多留学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值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时期,他先后留学的芝加哥、纽约又是全美工业文明最发达的两大城市,特别是芝加哥工厂众多,空气污染严重。他不禁感叹“我到芝加哥才一个星期,我已厌恶这种生活了!”[11],在向友人展示自己新写

的诗时，也特意强调“在这种环境里还能做得出诗来，真是不易。现在寄来给你们来闻闻，有煤烟味儿没有。”[17]在这种负面情绪影响下，闻一多和同住的同学钱宗堡一起“镇日痛诋西方文明”，感慨“稍有思想的人一到此地没有不骂的”[17]。不久钱宗堡患上肺病住院治疗，只剩闻一多独自面对这种“唯物”的生活，让他更加痛苦：“想想这种滋味——一个‘东方老憨’独居在一间 apartment house 底四层楼上，抬头往窗口一望，那如象波涛的屋顶上，只见林立的烟囱开遍了可怕的‘黑牡丹’；楼下是火车、电车、汽车、货车，永远奏着惊心动魄的交响乐。……”[21]

让闻一多尤其不满的是，美国人的精神生活并没有像物质生活一样发达。与在清华读书时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同，留美期间他失望地发现，周围尽是些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庸俗之人，想找个情投意和的朋友简直难上加难。虽然芝加哥美术学院三分之二的学生是女性，但是她们都不能引起他的任何兴趣，因为“都是些 dolls”[9]。“doll”在英文里表示洋娃娃、玩偶的意思，特指美丽但无头脑的女孩，这一词的使用形象表现了闻一多对徒有其表、精神空虚的美国同学的厌恶。留学一周年之际他哀叹“这一年生活苦极了，除了同一位同班的洋姑娘偶尔谈谈初浅的文字知识以外，竟没有人共谈了。一年已经苦够了”[22]，在给家人的信中也坦言“讲来讲去我不喜欢美国。美国的学生没有中国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学生善于思想、勤于思想。他们在我眼里都是年轻的老腐败。”[7]他越是对美国同学不满，就越是珍惜与清华旧友的友谊：“我从每日阅读中产生了极其丰富的感受，不得不一吐为快，给你们写信几乎是我唯一的表达方式。我在这里找不到任何可以谈论诗歌的人，甚至有时候我稍微谈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就会被人嘲笑，所以我渴望能和你们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13]

二、种族歧视

除了“物质文明极发达的蛮荒”之外，种族歧视也是闻一多美国体验的重要内容。种族歧视与物质主义文化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发达的物质文明大大增强了美国人的优越感，深化了他们对其他种族的偏见和鄙视。身为弱国子民，华人所遭遇的歧视尤其严重，“其表现的方式有时是直截了当的侮辱，有时是冷峻的保持距离，有时是高傲的施予怜悯。我们的华侨，尽管有少数赤手起家扬眉吐气的，大多数人过的是忍气吞声的生活。”[28]闻一多、梁实秋留美期间曾有多次种族歧视的经历，可以从“毕业典礼事件”和“奖励事件”推知一二。1924年闻一多和梁实秋一起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闻一多因没有通过数学考试而未能获得学位，包括梁实秋在内六位获得学位的中国学生参加了毕业典礼。按照惯例举行毕业典礼时，毕业生一男一女一对一对地走向主席台领取学位证书。令人尴尬的是，由于种族偏见作祟，没有一个美国女生愿意和中国男生站在一起，最后学校不得不将六个中国男生自行排成三对，走在队伍最前端。闻一多作为这一事件的目击者，他的反应比当事人梁实秋还要强烈：“我们心里的滋味当然不好受，但是暗中愤慨的是一多。虽然他不在毕业之列，但是他看到了这个难堪的场面，他的受了伤的心又加上一处创伤。诗人的感受是特别灵敏的，他受不得一点委屈。零星的刺激终有一天会使他爆发起来。”[28]梁实秋还以闻一多为原型，塑造了小说《公理》中的W君这一形象。当W君听说主人公的种族歧视经历时，反应比主人公还要剧烈：“W君

正在画一幅油画，穿着一件涂满油污的布袍，桌上一尊珐琅宝鼎里面正焚着浓馥的檀香。鲁和把在丹佛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听完了的时候将手里握着的长杆画笔用力的向桌上一敲，笔杆折了两截。

‘是可忍孰不可忍！……’[25] W 君的愤激反应充分显示了种族歧视对闻一多造成的巨大伤害。“奖励事件”也与之类似。闻一多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就读期间，因各门功课成绩俱佳荣获最优等名誉奖。依照惯例，学校将派他去欧洲学习考察作为奖励，他也提前向家人报告了这一好消息，但是很快他便失望地发现，“此校虽有此例，而仅限于其本国国人，故余已绝望矣”。原本他为自己学习成绩超过美国人、大涨中国人志气而骄傲不已，“功课成绩总在人上，洋竖子不足畏也”[15]，甚至故意对家人避而不谈获奖的事，以示“余不引此为荣也”。不料美国人的种族偏见使他赴欧学习的梦想化成泡影，“于此更见美人排外观念之深，寄居是邦者，其何以堪此？”他甚至颇为阿 Q 地表示：“今此等名誉奖乃不值钱的臭东西，送给我我也不要呢！”[16]。这种“精神胜利法”式的表态，更突显了他内心的伤痛。

种族歧视的经历不但深深刺伤了闻一多，还使他对整个美国文化形成了负面认知：“美利加非我能久留之地也。一个有思想之中国青年留居美国之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俟后年底我归家度岁时当与家人围炉絮谈，痛哭流涕，以泄余之积愤。……总之，彼之贱视吾国人者一言难尽。我归国后，吾宁提倡中日之亲善以抗彼美人，不言中美亲善以御日也。”[8]“在国时不知思家之真滋味，出国始觉得也，而在美国为尤甚，因美政府虽与我亲善，彼之人民忤我特甚（彼称黄、黑、红种人为杂色人，蛮夷也，狗彘也）”[6]，“家中慎勿疑我变洋人，不思归家。我在美多居一年即恶西洋文明更深百倍。耶稣我不复信仰矣”[15]。他甚至打算作一个“series of sketches”（系列描写），用自由诗的形式“描写中国人在此邦受气的故事”[23]。

种族歧视体验还与物质文化体验相结合，为闻一多的美国物质文明批判增添了愤激的情绪色彩。“呜呼，我堂堂华胄，有五千年之政教、礼俗、文学、美术，除不娴制造机械以为杀人掠财之用，我有何者多后于彼哉，而竟为彼所藐视、蹂躏，是可忍孰不可忍！”[6]“我乃有国之民，我有五千年之历史与文化，我有何不若彼美人者？将谓吾国人不能制杀人之枪炮遂不若彼之光明磊落乎？”[8]留美期间的诗歌创作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想。《孤雁》、《长城下之哀歌》以形象化的方式揭露美国文明的丑恶面目，《洗衣歌》更在批判之余，为饱受屈辱的美国华人正名。华人在美国大多从事洗衣行业，“外人至有疑支那乃举国洗衣匠者”，中国留学生也常常遭到误认，为此产生屈辱、自卑的感觉。闻一多一反这一负面情绪，指出真正肮脏的并不是华人：“我洗得净悲哀的湿手帕，/我洗得白罪恶的黑汗衣，/贪心的油腻和欲火的灰，……/你们家里一切的脏东西/交给我洗，交给我洗。/铜是那样臭，血是那样腥，/脏了的东西不能不洗，/洗过了的东西还是得脏，/你忍耐的人们理它不理？/替他们洗！替他们洗！”在他看来，华人洗涤的不仅是肮脏的衣服，更是脏衣服所象征的“铜臭”、“血腥”、“贪心”、“罪恶”的美国文化，所以“洗衣的职业确乎含着一点神秘的意义”。他甚至将洗衣的华人与耶稣的父亲联系起来，“你说洗衣的买卖太下贱，/肯下贱的只有唐人不成？/你们的牧师他告诉我说：/耶稣的爸爸是做木匠出身，/你信不信？你信不信？”这一联系既体现了他对种族歧视的激烈反抗，又显示了他对美国文化的厌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三、文化认同

一般来说, 跨文化旅行者对异国文化的体验常常导致对本国文化的重新认识与认同。正如周宪所言, 认同是对自我的认识, 自我认识与其说是孤立的“我思”的产物, 不如说是在与他者的差异比较中被“生产”出来的, “说到底, 认同其实是一个差异问题, 差异又总是在与不同事物或环境的比较和对照中才能见出。就像心理学所发现的规律一样, 人对自我的认识总是通过他人的反应来获得的。”[2] 闻一多的美国体验便生动印证了这一点。他越是厌恶美国文化, 越是意识到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差异, 就越是认同中国文化。留美期间他对中西文化的差异有了前所未有的切身感受: “西方的生活是以他的制造算的; 东方的生活是以生活自身算的。西方人以 accomplishment 为人生之成功, 东方人以和平安舒之生活为人生之成功。所以西方文明是物质的, 东方的是精神的。”[11] 他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也达到了高潮。“家中慎勿疑我变洋人, 不思归家。我在美多居一年即恶西洋文明更深百倍。耶稣我不复信仰矣。‘大哉孔子’其真圣人乎! 我回乡之日, 家人将见我犹一长衫大袖, 憋气浑身之巴河老。家人其拭目待之!”[15] “‘不出国不知道想家的滋味’……我想你读完这两首诗, 当不致误会以为我想的是狭义的‘家’。不是! 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 中国的草木, 中国的鸟兽, 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12]

在这一心态影响下, 闻一多留美期间的诗歌以形象化的方式, 集中表现了中国文化的审美特征与历史内涵, 抒发了对中国文化强烈的爱, 《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便是典型的代表。1923 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就读期间, 有美国学生在校报上发表了一首名为 *The Sphinx* (《狮身人面像》) 的诗, 诗中指出中国人沉默、神秘, 就像狮身人面像一样, 让人不明白他们在想些什么。针对这一种族偏见, 梁实秋和闻一多分别创作《一个支那人的回答》和《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予以反驳, 其中闻一多的诗更长、也更有冲击力: “我脸如狮身人面像, /你说, /它使你困惑, /你希望我唇齿清楚, /你要我回答, /不过, /要是我的话对你是个谜, /又怎么办呢? /你不愿坐下来, /同我干一杯茶, /缓慢地、斯文地、不断地啜饮; /你不愿在平静清洁、满满的茶杯的颤动的水汽上/任你神思飘逸, /你如此忙碌急躁/不愿发现我的旨意。/甚至我的话对你也是个谜, /因此我宁可保持沉默。/但你向我招呼, /我喜欢你孩子般的声音, /天真而羞答答地。/我们做朋友吧, /但我仍愿保持沉默。/我将沉默地送你/最好的礼物, /送你一只玉制的茶杯/透明而稀薄, /碧绿如竹林中的朦胧光线, /我将送你一件锦袍, /绣满奇异豪华的彩图, /菱形的彩色块, /蝙蝠和彩蝶, /有金色长须、道貌岸然的龙, /用梦幻般闪亮丝线织成; /我将赠你花束, /有桃花、梅花、梨花; /我将赠你绸面精装, /充斥着奇怪方块字的典籍。/沉默地, 敬畏地, /我将赠你最好的礼物。/以我的礼物为伴, /你将了解我, /你将了解狡诈, /恶行, /或仅仅智慧。/但是我的话可能对你是个谜, /因此我宁可保持沉默。”[4] 在闻一多笔下, 并不是中国人故作神秘, 而是浅薄的美国人无法理解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虽然“我”愿意与美国人作朋友, 并以玉杯、锦袍、花束、典籍等“最好的礼物”相赠, 但是对“孩子般”、“忙碌急躁”的美国人而言, “我的话可能对你是个谜, /因此我宁可保持沉默”。这首诗虽然风格含蓄, 但是对中美文化差异的揭示、对美国人种族偏见的批判却清晰可辨。正如许芥昱所言, 闻一多在诗中暗示古老的中国文化“远远超过一个称他为‘支那’的美国人的理解能力”。[1]

与《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相似，闻一多留美期间的诗作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与赞美，甚至“把祖国理想化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26]，“被自己所创造的美感所倾倒”[29]。《忆菊》在“热欲的蔷薇”和“微贱的紫罗兰”的对比之下，赞美菊花所代表的中国“高超的历史”和“逸雅的风俗”，“我要赞美我祖国底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太阳吟》中的太阳更是游子寄托思乡之情的载体：“太阳啊，也是我家乡底太阳！/此刻我回不了我往日的家乡，/便认你为家乡也还得失相偿。/太阳啊，慈光普照的太阳！/往后我看见你时，就当回家一次；/我的家乡不在地下乃在天上！”《孤雁》批判西方文明“撕破了自然底面目，建筑起财力底窝巢”，抒发了对“天人合一”的中国文化的思念：“归来偃卧在霜染的芦林里，/那里有校猎的西风，/将茸毛似的芦花，/铺就了你的床褥/来温暖起你的甜梦。/归来浮游在温柔的港渚里，/那里方是你的浴盆。/归来徘徊在浪砥的平沙上，/趁着溶银的月色，/婆娑着戏弄你的幽影。/归来罢，流落的孤禽！/与其尽在这水国底绝塞，/拼着寸磔的愁肠，/泣诉那无边的酸楚，/不如棹翅回身归去罢！”《口供》更是直抒胸臆，表达了炽热的爱国情怀：“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青松和大海，/鸦背驮着夕阳，/黄昏里蝙蝠的翅膀。/你知道我爱英雄，还爱高山，/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

闻一多对中美文化的不同态度甚至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艺术道路。留美期间他放弃了西方美术专业，全心致力于中国文学创作，甚至还恢复了旧体诗的写作。这一独特选择充分表现了他在美国体验影响下对西方文化的排斥、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他个人诗集《红烛》设计封面时，不想使用图画，只想使用文字，因为他的画风不免带有西方色彩，这恰恰是他所厌恶、想极力避免的：“我画出的图案定免不了西洋式；我正不愿我的书带了太厚的洋味儿（今天我带黄荫普、何运暄、宋俊祥、雷海宗、姚崧龄等去逛 Field Museum 同 Art Institute Museum，我不引他们久看西洋画，而到有中国底美术品之处，我总对他们讲解赞叹，他们莫名其妙了）。”[19]虽然闻一多在美国学习的是西方美术专业，但是带领中国留学生参观博物馆时，极力“讲解赞叹”中国美术作品，对西方绘画则避之不及，这一态度着实耐人寻味，难怪留学生们“莫名其妙了”。与此同时，他频频质疑自己的专业选择：“我现在着实怀疑我为什么要学西洋画，西洋画实没有中国画高”[14]，“我日渐觉得我不应当作一个西方的画家，无论我有多少的天才！”[20]。1923 年梁实秋赴美留学，闻一多毅然离开芝加哥美术学院，转往梁实秋所在的科罗拉多大学，二人经常一起研讨中国文学。在梁实秋看来，“这对于一多在求学上是一大转折点，因为从此他对于文学的兴趣愈益加浓，对于图画则益发冷淡了。”[28]

在“五四”新文学的感召下，闻一多 1919 年之后基本放弃了旧体诗，全心投入于白话诗创作，甚至批判写旧体诗是卖弄“陈猫古老鼠”的行为，“我诚恳恳地奉劝那些落伍的诗家，你们要闹玩儿，便罢，若要真做诗，只有新诗这条道走，赶快醒来，急起直追，还不算晚呢”[24]。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留美末期他竟又恢复了旧体诗的写作。1925 年 4 月他在信中抄录了自己的几首近作。这几首诗不但形式上是旧体的，思想内容上也呈现出复古的倾向。“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缺舌总猜疑。/唐贤读破三千纸，/勒马回缰作旧诗。”（《废旧诗六年矣。复理铅槧，纪以绝句》）“艺国前途

正杏茫，/新陈代谢费扶将。/城中戴髻高一尺，/殿上垂裳有二王。/求福岂堪争弃马？/补牢端可救亡羊。/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释疑》）“天涯闭户赌清贫，/斗室孤灯万里身。/堪笑连年成底事？/穷途舍命作诗人。”（《天涯》）“一代风流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实秋饰蔡中郎演〈琵琶记〉，戏作柬之》）[18]这些诗是他“废旧诗六年”之后，“复理铅槧”、“勒马回缰作旧诗”的产物。诗中所宣扬的“神州不乏他山石，李杜光芒万丈长”、“六载观摩傍九夷，吟成馐舌总猜疑”的保守意识也极为罕见。值得注意的是，1925年回国之后，他又转而从事新诗创作，并未持续留美期间旧体诗写作的势头。这一旧诗短暂“回潮”的现象看似难以理解，实则是留美期间厌恶美国文化、认同中国文化的必然产物。他越是厌恶美国文化，就越渴望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抚慰。刚到美国他一边“镇日痛诋西方文明”，一边“竟拿起韩愈底《原道》来哼开了”，还带着《十八家诗抄》到公园里阅读。[17]1923年他创作了诗歌《园内》，它虽以清华学校为题材，却表现出明显的复古倾向。诗的末章写道：“云气氤氲的校旗呀！/你便是东来的紫气，/你飘出函谷关，向西迈往，/你将挟着我们圣人底灵魂，/弥漫了西土，弥漫了全球！”它通过清华校旗“挟着我们圣人底灵魂”“弥漫了全球”，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引领全世界的期望和信心，复古意识显而易见。对于《园内》“不合时宜”的复古倾向，闻一多本人也有着清醒的认识：“诗中的典故同喻词中，也可看出我的复古底倾向日甚一日了。末章底 appeal 恐怕同学们读了，要瞋目咋舌，退避三舍罢？但是这种论调他们便在美国也是终久要听到的。倒不如早早地听惯了的好，省得后来大惊小怪，不知所措。”[10]“这种论调他们便在美国也是终久要听到的”暗示了自己的复古倾向与美国体验之间的内在联系。闻一多在点评郭沫若的诗作时，也表达了类似的复古论调：“东方底文化是绝对地美的，是韵雅的。东方的文化而且又是人类所有的最彻底的文化。哦！不要叫被叫嚣犷野的西人吓倒了！”[3]回国以后，作为对立物的美国文化环境消失了，彼时的中国仍是一片轰轰烈烈的“西化”热潮，这时旧体诗再次淡出了他的视野，他又恢复了新诗写作。

从在芝加哥美术学院学习西方绘画，到在科罗拉多大学转向中国文学创作，再到在纽约艺术学生联合会向美国社会介绍中国戏剧，闻一多留美的三年是一个在美国体验影响下，越来越疏离美国物质主义文化、亲近中国文化艺术的过程。“蜚居异域，何殊谪戍？能早归国，实为上策。”[18]回国以后，不管是他的爱国新诗创作，还是古典文学研究，直至为民主运动献出生命，都可以看出留美体验对他的文学与人生的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美] 许芥昱.从调色板到诗——《闻一多》第三章 留学(1922—1925 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4,2:353
- 周宪.全球化与文化认同.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21
-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2). 123
- 闻一多.另一个支那人的回答.闻一多年谱长编.[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235-237
- 闻一多.美国化的清华.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2). 340
- 闻一多.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 50
- 闻一多.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15
- 闻一多.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38
- 闻一多.致吴景超、梁实秋.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11
- 闻一多.致吴景超、梁实秋.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55
- 闻一多.致吴景超、翟毅夫、顾毓琇、梁实秋.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52-53
- 闻一多.致吴景超.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74-79
- 闻一多.致亲爱的朋友们.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62
- 闻一多.致闻家骊.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46
- 闻一多.致家人.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94-195
- 闻一多.致家人.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81
- 闻一多.致梁实秋、吴景超.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63-68
- 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222-223
- 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25
- 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48
- 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75
- 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177
- 闻一多.致梁实秋.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12).210
- 闻一多.敬告落伍的诗家.闻一多全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2). 38
- 梁实秋.公理.[J].大江季刊, 1925, 1
- 梁实秋.评一多的诗六首.[J].清华周刊,1923,269
- 梁实秋.闻一多在珂泉.[N].益世报, 1947-9-14
- 梁实秋.谈闻一多.[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7,19-60
- 谢冕.死水下面的火山——论闻一多的《红烛》及《死水》.[J].十月,1980,3



	Name and Surname (姓名):
	YIN YUSHAN
	Highest Education (最高学历):
	Ph. D
	University or Agency (任职院校或单位):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Field of Expertise (专业领域):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Chinese teaching
	Address (地址):
	Faculty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uachiew Chalermprakiet University, Bangphi, Samut prakan, 10540, Thailand